





老子通卷之下

道德經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上德無
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
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
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
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
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夫音扶下並同丈夫之夫如
字處去並上聲

至人無爲大聖不作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脩之於身而天下化不言而如神不規規爲仁義禮而仁義禮時出而不窮應物而無形是謂未始出吾宗上德也得無所得者也惟無所得是以有德也自此而下一涉於心思作爲可名可稱之境若仁義禮者皆爲下德僅能合天守道不失德而已自有得之之名而太朴始漓全體始析其去德也遠矣是以無德何言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夫無爲者非貴無爲也無爲而有以爲之猶不忘爲也至人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無常是真無爲者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也何言乎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也下德有迹旣已有爲矣而又不志所以爲以心爲心展轉無窮故曰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仁義禮皆爲之者也第就中較量猶有差等上仁熏然惠利憫然惻怛性真自顯非有親疎應人之求非責其報故雖涉有爲而尚無所爲也降此而義去德遠矣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親疎之差知交輕重之接廉劓分辨各一其宜區畛條葉毫不可越故曰爲之而有以爲禮去德又遠矣中心懷而不論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

繁辭以信之禮者以外飾而論內者也以情貌者也太上貴德相敬而不知其爲禮衆人之爲恭所以尊人也務施報尚往來而已施而不報往而不來則相望相校因之以忿爭矣故曰攘臂而仍之執之所必趨也由是觀之道無在而德有在道降而爲德德無迹而仁有迹德破而爲仁仁無別而義有別仁壞而爲義義無飾而禮有飾義衰而爲禮謂之上仁上義上禮非假之者也而弊猶至此又况其假之者乎故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忠信在中不言而飲人以和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禮立而文行實意衰矣實意衰故人懷輕鄙徂詐之心家爲淫僻離跂之俗而亂從起矣前識者所謂智也仁義與禮皆從此出故特揭之曰道之華而愚之始也無緣而妄意偶合而苟信一隙觀天一斑窺豹其於大道譬虛空之一花耳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返窮響競影自以爲賢而不知此其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忠信而已矣何以禮爲居其實不居其華道

而已矣何以前識爲浮游於上德而返自然之樸
終不忍舍此而取彼也凡老子之言皆爲明智者
辨非與守管鑰繩墨者論也故其道爲至道其文
爲秘文自老子掊擊仁義屈折禮樂而後莊周之
徒詆譏聖人自堯舜孔子皆不免而世之詮辭執
象者驚相告以爲異端宜矣姝子嚴璣珥從保傅
故邪不能入衛道者嚴豈非聖人之徒哉顧道未
可以一言盡也堯舜禹日相與治禮樂刑政而授
受之際猶有秘要孔子與羣弟子日治六經而性
與天道子貢嘆不得聞其自敘由十五至七十歲
改月化不可限格故不可執此議彼矣儒者之於
老莊猶曰異學彼釋氏子乃有呵佛罵祖何哉罵
佛祖者無罪則詆堯舜孔子者必有說矣不至證
道立教而欲呵佛罵祖此所謂墮阿鼻地獄者也
不通大道而欲議堯舜孔子者禽獸之率也故善
言孔老者當知其所以分所以合老子之言詳於
上而略於下孔子之教詳於下而略於上孔子爲
中庸言故其言多而卑其道廣而大老子爲智者
言故其言簡而抗其道獨而尊何以言之夫子小
管仲之器而又曰如其仁如其仁使此言出兩人

之口必有是非矣皆夫子之言而前後頓殊故知
言不可以一端盡也夫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則以仁不及聖曰忠矣清矣未知焉得仁則以忠
清不及仁曰元者善之長也則以禮義智皆仁之
屬然則舉道德仁義禮而並言之必有等矣專言
仁則仁大如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雖道從仁
出矣偏言仁則管仲亦仁者也專言義則義大如
君子義以爲質而禮遜信皆出其後矣偏言義則
不受嘖蹴亦義也專言禮則禮與天地並矣偏言
禮則有輕於食色者也顧仁義禮有偏言之而道德
無偏言仁義禮之名有方而道德之名無方也論
大道莫先於道德爲其名渾成而無端論立教莫
先於仁義禮爲其名切近而有實仁義禮之於道
德猶子孫之於父祖也子孫之於父祖竟有分子
之於子孫之於孫亦竟有分而謂仁義禮卽道德
可乎失道而爲德失德而爲仁云云者猶降祖而
爲父降父而爲子云云耳大抵立言闡教必有支
離分析以盡其情所貴神明獨詣統異歸同如子
子孫孫能以祖宗之心爲心則無爾我之別矣不
得其意而徒病其語紛紛辨擊一膜之外胡越耳

老子之所謂道德仁義者其旨見於淮南淮南子曰積惠重厚累受襲恩以聲華嘔符姬掩萬民百姓使之訢訢然人樂其情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然彷徨於塵埃之外而逍遙於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僞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聖人內脩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於精神之和也此道家之所謂道德仁義也儒之論則不然韓退之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已無待於外之謂德老子之小仁義非小之也彼以煦煦爲仁孳孳爲義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路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由是觀之則儒之解異於道之解矣老子之仁義禮偏言之仁義禮也不可以爲老子訾

也然老子詳於上而孔子顧詳於下何也老子明大道之原而息支離之弊將令子子孫孫常以祖宗之心爲心也顧子孫衆多賢不肖混淆老子雖言之可行於賢者不可行於不賢者是以孔子之教又詳於下曰姑未論遠使子子孫孫各得其叙賢者爲善而不肖者亦不敢爲惡規矩準繩斬然齊一亦可以爲教矣又何必嘵嘵提人而語之以大道之原祇增蕪耳由吾之教賢者久於規矩而自得於言數之外超然玄詣知性知天未晚也是以顏之卓爾參與賜之一貫皆由自得不出強聒聖人之所以尊道而善作人者蓋如此非故秘之蓋不得已耳老子一明大道之源而疑者紛紛夫子安得遽強人以其所不知哉後之譚性命者何紛紛也惟譚者愈多不得不爲分別由吾之分別而游於無言之天可也

右第三十八章貴厚與實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

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蹙音厥數

上聲

一者何也混成之全體也天下莫不有對待而對待之物各滯於方隅其究爲大害之端惟陰通爲陽陽通爲陰柔通爲剛剛通爲柔至於幽明盈虛生死貴賤高下皆通爲一而莫見其分之之形者然後謂之一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神以之靈谷以之盈物以之生侯王以之爲天下貞皆此物也故

曰致一言極之而無不一也夫王侯貴矣高矣不患其不貴而患其不賤不患其不高而患其不下貴則無位高則無民貴而能賤高而能下而後謂之致一試觀物理亦莫不然府史輿臺環衛於下而稱貴人貴以賤爲本也失府史輿臺無貴人矣木石基構隱築於下而成觀臺高以下爲基也失木石基構無觀臺矣故孤寡不穀者不祥微賤之稱而王公以之自謂循名責實豈復有矜誇高大挾貴恃賢處尊擁亢之意哉此非貴而能賤高而能下之謂邪今夫車一也極分而致數之則爲輻

爲輪爲衡爲轂其名且百合百爲一而後成車之名散百而一一名之則輪耳輻耳不可復稱車矣猶之合天下之道爲一而後稱道散天下之道無道矣合天下之人爲一而後稱侯王散天下之人無侯王矣侯王烏可以離道而道烏可以離一哉一則無貴無賤不欲碌碌焉如玉之貴亦不欲落落焉如石之賤非石非玉爲天下璞斯可矣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反多之名也自一之名散而有諸子之紛紜安得知道者而與之論一也

右第三十九章此章貴一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反覆循環復通爲一者道之動也夫復命靜也而更謂之動何哉道流行而不已動而復靜靜而復動惟動而後能之靜也故曰反者道之動此道體本然之常也濡弱謙下不爲物先者道之用也語體則靜而復動動而復靜語用必以靜爲主以柔爲德故曰弱者道之用此守道而不失其常之事也何以明之蓋天下之物萬有不齊矣皆以兩合而始生故曰生於有然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非

一則兩不化矣一何有哉故反者自有而歸於無道之體也弱者雖有而處於無道之用也

右第四十章此章貴弱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類音類

夫道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惟上士能勤而行之中士疑信半焉下士直大笑之耳使道不爲下士所笑則道亦下矣烏乎道古之立言者蓋有之矣正言若反安得不笑之也明道若昧如愚也進道若退日損也夷道若類不見美也上德若谷虛能受也太白若辱與塵同也廣德若不足有若無也建德若偷用不勤也偷惰也質直若渝善任運也渝變也大方無隅制不割也大器晚成無欲速也大音希聲塊桴之初也道隱無名有物混成也夫大道者不但能供人乏而已供之而未終其德不但能濟人事而已又泯然不加機匠之裁故曰善貸且成也

右第四十一章言道大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惡烏路反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
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合而生物
董思靜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
前陽動也植物則背寒嚮暖而冲氣運乎其間故
曰負陰抱陽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冲氣既生

之後亦必以冲氣爲用乃不失其所以生之本也
一卽道也而一之名滯於數似出於道之後故曰
道生一一不能不分爲二二又不能不合而爲一
以成三三亦一也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故三
卽一也卽冲氣也由是觀之未有天地先有此一
既有天地亦有此一有一成三而萬物始生故物
之所以生者一也一之名可尊可卑尊之則爲無
對之稱卑之又爲至微之稱孤也寡也不穀也皆
一之別名也故王公以爲稱天子自稱曰予一人
又曰冲人又曰朕朕者物之初倪也亦是意也王

公以孤寡不穀爲稱蓋至微至眇深自貶損而不敢以尊貴驕人之意惟如此而後成王公之尊故物或損之以致益或益之而致損惟冲氣之在不在于耳建言有之彊梁者不得其死夫彊梁所以爲益也而不得其死所損滋大此雖恒言至理存焉人以爲教吾亦以爲教豈徒以爲教而已哉殆尊之爲教父嚴事之而不敢違也謂其致之一也

右第四十二章此章貴一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馳騁役也蘇子由曰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以有人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水是也是以聖人惟無爲故能役使衆彊出入羣有嚴君平曰有爲之爲有廢無功無爲之爲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爲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

右第四十三章貴無爲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
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負道寄德配天地澤萬物者身也貴愛其身豈可
在名利之下哉危身而取區區之名求沾沾之利
惑矣人知亡之病而不知得之病甚於亡也未得
而患得既得而患失營營百爲自此始耳豈若至
人之齊得喪爲無病哉故甚愛名者失其大名甚
愛利者失其大利甚愛生者失其大生蝮蛇螫手
壯士解腕豈不愛腕哉愛腕則舉身費矣項羽有
功當封刻印刳忍弗能予愛一印而舉國費矣財
者民命之所關多藏財則多妨命也其亡能不厚
乎故多藏於室必有刳請之憂多藏於地必有發
剗之患惟知予之爲取知寡之爲得知藏於民之
爲藏者免矣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者樂
今有之已多知止者懼後增之爲累故可以長久
嚴君平曰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地之心崇
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閎浩大尊寵窮極莫大乎生
萬物陳列竒怪珍寶金玉珠璧利深得巨莫大乎
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絕逆天地傷室戕身莫大
乎名生僑長溢困民貧國擾濁精神使心多欲叛

天違道爭爲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莫大乎貨
故得之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
不畱大命以絕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德是祐神
明是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故細身大名未可與
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

右第四十四章貴知足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此與建言有之章語意相類天地之大而傾於西
北不滿於東南世事盡然佛家謂之缺陷世界故
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海之大也有尾閭以洩之
百川趨之不知何時滿而不虛故曰大盈若冲其
用不窮水之趨於東也百折而不回也當其折也
烏得不謂之屈故曰大直若屈至人之於道無所
不能矣無所不知矣非其時則一事不以加諸身
一言不以出諸口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若庖丁解
牛視止行遲謀然而已而曷嘗見其有事時然後
言或不言而心成虛徃而實歸曷嘗見其有言若
露巧呈辯斤斤與小兒輩爭多烏稱丈人行故曰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且夫躁動則陽生而勝寒靜

處則陰生而勝熱顧恒陽則發洩而無餘常靜則清虛而不擾至人不以彼易此而守清靜爲天下正也呂知常曰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敝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虧以形求之名成者虧以數求之物極則反聖人安於大成而不恤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冲支離其形而德克於內謙冲虛儉而常有美餘隨物之變循理而行委蛇曲折不徇一途所以大直存乎其中匪雕匪斲非篆非刻因物之性自然而成所以大巧存乎其中非法不說非道不言辯忘所辯不容其喙所以大辯存乎其中心虛境靜涼亦有餘清極則瑩靜極則徹瑩徹靈通十方無碍盖心清靜則身清靜一身清靜則多身清靜多身清靜則盡山河大地清靜故曰清靜爲天下正

右第四十五章貴清靜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天下有道則馬不用於追奔逐北而還却於田疇糞灌之事天下無道則久事戎行以軍爲家馬不

孕於國而孕於疆場之外矣有道無道利害若此
原其所以分在人心足不足之間而已自天下有
可欲之物則教衰民爲奸而令善人有禍莫大之
罪由此而生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人上不屬
天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惡能
絕可欲之物哉顧用衣犯寒用食充虛不啻足矣
而衆人之心無窮得其一復徼其二羸於身復欲
貽其子孫積長餘於無用之地而爲遠計以待不
可知之人及夫事去更以多財爲累厚藏爲崇名
高而持以無歸功震而終焉殺身此豈物之罪哉
不知足故耳然所謂知足者非有程數等期之可
預定也待足而知足無足期矣咎莫大於欲得惟
有欲得之心故內愁五藏斃四支外嬰世網博奇
禍咎孰憐焉由斯而言人不可以不知足知足則
常足矣人心排下而進上任其進上則名高蒼冥
而不知極富苞四海而不知廣樂淫晝夜而不知
倦戾于彗孛而不知改能排抑則肘見踵決而不
爲貧糲絕色菜而不爲困名銷聲埋而不爲辱顏
顰色焦而不爲苦常足在我故也人皆有至足者
存不求於內而求足於外闇矣然則吾於物常稱

足於道常稱不足可乎曰道不可止亦不可遽持
不足之心而凌躡焉強從事焉津津乎有惡若亡
人之心焉亦學之大患當於勿助勿忘之間求之
可也

右第四十六章貴知足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得其宗者可以超見聞之域蘇子由曰性之爲體
充遍宇宙而無遠近古今之異聖人所以不出戶
牖而無不知者性全故耳世人之性分於耳目內
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
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復性出而
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
名蓋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矣呂知常曰通古今
之治亂者何必履而後知達人物之短長者不待
驗而後用聖人以已同乎萬物以心同乎大鈞未
嘗動足而察知人情未嘗矚目而冥覽天象知人
知天知道何適而非我也

右第四十七章貴不爲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

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
下

不知道之大原出於一而徒求之於聞見之多世
俗之學大率如此譬如市魁百物皆居以應人之
求可以利物不可以潤身可以美觀不可以食實
所謂終日數他寶自家無一錢吾未見其真有益
也爲道者不然脫略支葉直探本根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而吾不免
爲衆欲之所圍繞何以爲道是故懲忿窒欲崇雅
黜浮日惟二三之德是去以求其所謂一者而已
故謂之日損日損者學之大益也然損者對有之
稱也非絕無之名也損而猶存可損之物與其能
損之名其損未盡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所損然
後蕩然曠然一絲不掛與太虛同其無爲無爲矣
豈患其頑空斷滅而無能爲哉直無之中妙有出
焉太虛之內萬物生焉縣鑑而萬物畢明縣衡而
萬物畢平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惟無爲則無不爲雖無不爲而實無爲故四海
之內莫不歸之以爲王何也以無事待有事者事
日理以有事待有事者事日焚有事則心見於外

而物惡之無事則心見於外而物安之故有事不足以致天下而無事者天下自來也其端始於日損損之時用大矣哉取猶致也

右第四十八章此章貴損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慄音帖渾上聲

百姓之心天心也聖人與天合道與百姓同心而不以己之心與焉此所爲聖人也今夫人雖有善有不善而原其本心未嘗不善人雖有信有不信而原其本心未嘗不信然則有不善不信者乃天下之己心而無不善不信者則天下之天心也聖人以天心應物而不以己心應物故不問人之善惡而一以善遇之不問人之誠僞而一以誠遇之天下方熾然作分別想無同異中有同異聖人第渾然無分別想有同異中無同異慄慄然常恐天下之有分有別也身建極以爲之先含弘廣大平易安靜圓通寂照澹泊虛無取天下之心而歸之於大陶冶中彼百姓方竦耳瞪目設靈機礪智亦

岌岌然將從事於鉤鈇析亂之途而聖人遇之不
以口舌爭不以聲色加一如始孩之童而已始孩
之童無不善不信也卽有不善不信非其情也無
知故也長者之於孩提善信因而成之不善不信
則柔教之以歸於善信已耳豈以其不善不信
而屑屑焉與之較哉天性自然不待勉強聖人之
於天下亦如此而已以天性遇物而握造化之真
機轉移妙用從此出矣若屑屑焉與天下較善不
善信不信則聖人翻爲百姓所轉何以爲聖人

右第四十九章貴孩百姓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
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
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生死對待出於生卽入於死可不慎諸類天下之
人而觀之重生者十有三不重生者十有三雖重
生而不知生生之道動輒墮於死地而不知避者
亦十有三何言乎動之死地蓋生生可也而生生
太厚則愛之而反爲害所謂害生於恩也呂不韋
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魔之

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蹙多陽則痿衣燂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輓中大輓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得乎故善持生者無死地無死地者雖人道之患不能傷而况陰陽之患哉莊子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是故其天全其神無却物奚自而入焉此之謂無死地此章十有三之說或言九竅四關或言六水七火或言十惡三業或言七情六慾或言坎離一周十二辰消而再始或言五行生始數爲十三皆傳會無取而子由則謂生死者九而不生不死者一亦巧矣直當謂十中居三三分其十各有一耳又此章本爲攝生發若乃不生不死之說未暇及焉

右第五十章論攝生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執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

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畜許六反下同長並上聲

道生之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氤氲物之母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執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執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後而言凡天下有形有執者皆本於道德故道德尊矣貴矣物無生而尊貴者如天子之尊貴必命於天諸侯之尊貴必命於天子惟道德者莫之爵而常自尊貴豈復有上哉故道曲成萬物而不有其功天下之至

妙至妙者

右第五十一章尊道貴德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彊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復扶又反下同遺音位

萬物各有始始於道道者萬物之母萬物其子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蓋在未而不忘本當流而不忘源也故雖樸散爲器而未嘗不爲樸一分爲萬而未嘗不爲一故聖人慎

其所以出之者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所以出也
塞之閉之以守其毋終身不勞矣開之以濟事逐
其子而不反終身不救矣曰小曰柔皆指毋言見
此之謂明守此之謂彊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
以感通爲斯須之用以退藏爲真常之體暫而應
物者光也物去而旋收以歸于了了之知時止而
止時行而行故常定常明何殃之有襲重也襲常
常而又常也孫登之規嵇康曰火生而有光而不
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用光在於得薪
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亦用光
歸明之意

右第五十二章貴守毋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
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劔厭飲食
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好去聲朝音潮

王文定曰介然猶言忽然有頃之間也施誇張也
書病商俗曰敝化奢麗驕淫矜侈夫以商周之際
猶然春秋可知矣老子益傷之也故教之曰夸奢
之害道不待見之明行之久者而知其可畏也使
我忽然有覺而欲行乎大道唯此之畏矣大道平

等本無內外人己之分而爲民上者徃徃好由邪徑以逞狂心故其朝甚除治也其服則文采也其佩劔甚利也其飲食則饜飫而其資財則有餘也然奪民之時而田野荒蕪竭民之財而倉廩空虛不恤矣所謂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者也夫有道者當哀多益寡稱物平施而今乃損不足以奉有餘如此是乃劫奪傲虐之雄耳何以稱君大學曰君子有大道驕泰以失之此之謂也

右第五十三章論施之害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鄉其德乃長脩之國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我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善爲子孫謀者祭祀不輟蓋不建則不拔不抱則不脫不爲子孫謀者祭祀不輟抱一無爲天下之至爲也聖人以道之真治身以道之餘長治家治鄉以道之士苴治國治天下執此以往以一身觀萬身以一家觀萬家以

一鄉觀萬鄉以一國觀萬國以一天下觀萬天下
而知其不異於此管子曰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
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
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

右第五十四章此章頌道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嗑不嗶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
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螫音釋攫厥縛反搏音博峻子雖反號平聲嗑音益
嗶所嫁反

人生而耳目聰明漸以漏發其德日薄惟赤子無
知不悅生不惡死與物而往與物而來其天守全
其神無卻天德之象也無傷物之意故物亦不得
而傷無疾走之跡故物亦不得而薄是以毒蟲不
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峻赤子陰也嗑咽也嗶咽
破而聲嘶也無執而自固無欲而自作精有餘而
非心也終日號而嗑不嗶聲不嘶心和而氣不傷
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天以神氣予人而人保合
之以爲性命之常惟此和耳知此者謂之明不知
此者反自然之道加作爲之害以人助天以故滅

命則爲妖爲孽而謂之祥又爲心使氣而謂之強夫物忌大盛至於壯則去老不遠而死將及之矣今謂之強則壯矣血氣之勇一發而索然立盡正與含德之厚相反如飄風驟雨豈能久乎故曰不道故曰早已惟含德之厚者形全精復與天爲一

右第五十五章此章貴和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而遭無爲謂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嗟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由此論之言之未易而知尤未易知者不必言言者未必

知也至人者惟塞兌閉門不言而已挫銳解紛和
光同塵雖其所以身之者猶無一迹之可尋一事
之可名而况於言乎故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謂之德行是故均覆萬物孰爲親疎等觀逆順孰
爲利害齊一榮辱孰爲貴賤有人之形無人之情
超與造化爲伍而其視萬物不啻如蚩蚊之過太
虛也之人也之德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又奚暇
倚槁梧而吟哉

右第五十六章此章貴玄同孔子曰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故知老子之所言皆
述也孔子之所言亦述也聖賢之所言亦述也
非不作不能作也作則於道遠矣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故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行
者自行生者自生固有常運矣夫何言哉故曰
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而至者命

以正治國以竒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
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人多伎巧竒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
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好去聲

以奇用兵謂奇特可以用兵耳豈貴奇哉故下章云正復爲奇明奇不足貴也正者道之常也奇者道之變也無事者道之真也以正教爲治則足以立有國之經以奇謀用兵則足以應一時之變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惟體道者恬愉無心順物自然而天下歸之矣上古之民熙熙恬恬相與交樂乎天交食乎地忘帝之力而不知其所爲何忌何諱後世則好繁其令以爲要束多拘攣之格無昭曠之道急縛之如牛馬然若柳子種樹傳所云者其民動觸忌諱奔命之不暇而暇治其事哉故彌貧古之人有什百人之器而不用舟輦無所乘甲兵無所陳其治益醇後世則惟利器之是務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斗斛以量之權衡以稱之符璽以信之將以明民也而有知有欲民心益亂國家於是乎瞽眩而不知所從適矣技巧本以便事然桔槔之用力寡見功多也漢濱丈人猶耻之以爲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奇袤淫巧從此起而明白素樸之風息也法令本以防盜然子產鑄刑書而叔向以爲譏民徵於書而有爭心其弊將

至乎姦宄不勝而法禁數潰民無所措手足盜賊益多而法亦莫如之何矣聖人知其然故一以無爲無事坐而化之而天下自治蓋秉要執本以爲天下極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亦是謂與

右第五十七章此章貴無事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止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悶音門奇音基劌始衛反

悶悶非以爲治也而其民醇醇察察將以爲治也而其民缺缺以是知民非治之所能治而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道之大全不容察察焉分裂揀擇於其間世人以耳目所知爲至謂吾如此則去禍而就福從正而違邪獲善而除妖可以爲政矣不知既有對待卽有倚伏禍福之來方且循環而其極無止方以爲正而不知已爲奇方以爲善而不知已爲妖其迷若此爲日已久哀哉聖人知物非察之所能治故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見其形無禍無福無正無奇無善無妖游於對待之外而

出於倚伏之表卒使其民醇醇而不缺此其爲福
爲正爲善也大矣

右第五十八章言悶悶之政大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
德重積德則無不剋無不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
久視之道

重平聲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
以視寄於天聰以聽托於天智以思視強則目不
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則智識亂故外無以應
事酬物而治人內無以存心養性而事天若適動
靜之節省思慮之煩不極其聰明智識之力則身
治而天人皆在我矣故曰莫如嗇多費者每悔於
已匱之後少費者常積於有餘之時故曰夫惟嗇
是謂早服早服則思慮寧靜而故德不去孔竅開
虛而新和日生故謂之重積德若已損而後嗇纔
足以補失耳德愈積則神愈靜神愈靜故無爲而
人自歸之不召而自來不謀而自成故曰無不克
深矣遠矣莫見其端矣故曰莫知其極凡有國而
不免亡之者不可謂有國有身而不免殃之者不

可謂有身必安其社稷而享其天年者是謂有國
有身此至人之事故曰可以有國然則嗇之一言
有國之母也生生無窮化化無方故曰可以長久
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曰柢木之所以建生也曼
根曰根木之所以持生也嗇者保性命之常完聰
明睿智之德其真可以合天其餘可以治人此廣
成軒轅授受之旨也故爲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
道

右第五十九章貴嗇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
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民莫不悅生而惡死
趨利而避害固有然矣奚俟上之督勸而駢迫哉
惟上之人好繁其號令而多其作爲雖曰愛之其
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而天下始脊脊然入
於亂故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擾擾則
傷人撓則傷魚故曰治大國若烹小鮮韓非子曰
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事大衆而數

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工人
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
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
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
其人彌衆其虧彌大韓非尚功利雖未得老子之
大亦可觀也故錄之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
聖人治天下使人各安其自然血氣治而舉動理
內無痠疽癰痔之疾而外不逢不若之害物無妖
孽鬼無靈響故曰其鬼不神鬼神在天地曷嘗一
日亡而獨不神於聖人之時者非鬼不神也和氣
熏徹通於幽冥凡三辰百靈載在祀典者既莫不
聰明正直各秩其序而諸妖象灾符神姦物怪亦
皆恬寧竄息弭從變化何傷人之有顧鬼神所以
不傷人者非鬼神之故亦以聖人在上建玄德儲
休祉典法無更偏令無出若烹小鮮無擾於天下
則聖人未嘗傷人矣鬼神敢傷聖人之人哉夫鬼
爲厲則鬼傷人人駟禳則人傷鬼民犯令則民傷
君君刑戮則君傷民是兩相傷而不已也乃幽明
上下兩不相傷故稱至德者交歸於聖人之世焉
而其道始於不擾于以見自然之功化弘矣

右第六十章言治國貴不傷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下流爲下並上聲以下或下並去聲

大國者疆足以兼安天下富足以兼養天下小國之所趨往猶衆水之下流也下流者天下之交也於物則天下之牝也牝之道常以靜勝牡以靜下人大國之於小國亦宜如此且人無不以善下而取人者也大國能下小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大國則大國納之大國以下取人小國以下而取於人下之有益於國也如是夫旣已稱大國矣復何求哉不過欲執牛耳爲盟主示廣大以明得意兼畜天下而已彼爲小國者亦無多覬覦也不過欲恭禮幣脩職貢入事大國免侵陵之患以保其社稷而已此兩者各求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爲下蓋小國之不免於耻分也大國德之則委心而聽事不德則改而事他人犧牲玉帛陳之境上以待來者惟其德我者事之而已矣大國失一小國

則德業虧損而天下攜之此豈大國之福哉故曰
宜爲下老子此論姑以利誘人之入於道耳上言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知其爲常德
而守之則老子意也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
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
保其國天無所不覆而聖人以之兼畜人一物有
傷皆引以爲憾又何任喜怒作好惡而輕以聲色
加人哉文王之所以三分有二以此固非常人思
慮所及矣

右第六十一章言大國貴下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
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
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
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
貴

行去聲先去聲

奧有深義又爲尊者所居道酌而不竭尊而無上
是萬物之奧也善人得之則安富尊榮瑚璉球琅
不足以喻其寶矣不善人得之亦足以反禍爲福
而依之爲安也豈非萬物之奧與曷言乎不善人
之所保也今夫市人惟刀錐之利是視耳然投以

美言而市交可合人心僨驕而不可係者也然臨之以尊行則俛然屈焉由是觀之天下豈有生而不善者亦豈有不善而終不可化誨懷服者惟無美言尊行爲之導耳不善人胡可棄也且天下均是人也而立一人焉爲天子又求天下之賢人君子而置之爲三公相與出賦稅而養之鞠跽而事之此何爲哉使天下皆善人則無君無相而可惟天下不皆善人而不善人無所保故嚴事之以爲君而親就之以爲師是固立天子置三公之所自來也棄不善人非天與人意也古語有之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豈不曰天下之求者衆矣而供之者寡惟道則資人之求而使之各得其所欲天下之欲免罪者多矣而在宥者寡惟道則善貸人之罪而咸與之新故爲天下貴也今棄人於不善則道欲應人之求而吾固寢之道欲貸人之罪而吾固廢之惡乎可室西南隅爲與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古者進物必有以先之駟馬陳於外而執拱璧以將命故曰拱璧以

先駟馬坐跪也

右第六十二章言不善人不宜棄

爲無爲事無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夫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易去聲下

聖人非無爲而爲無爲非無事而事無事非無味而味無味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亂人之性也故至人貴無爲也涉乎有形則有小大繫乎有數則有多少物量無窮付之素定可以大而大可以小而小可以多而多可以少而少有萬不同皆以道一之俄然而人有怨於我則付萬物於無心視天下與我一而皆以好遇之若太虛之微暄任其起沒於青天白日之中而吾無芥蒂於心也圖難以下又皆舉抑畏慎重之言以明無爲之旨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是以聖人不爲大而爲細惟不爲大自能成其大矣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常難之而不敢易惟難之故終無難矣是可見聖人

所以爲之者皆抑畏慎重於微眇幾希之間而未嘗有爲之之心故曰爲無爲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此四句疑古疏語非經本文

右第六十三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

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

然而不敢爲

易金立日異其治平聲累上聲幾平聲

周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蓋國家閒暇之日易以興功人生少壯之時易以持行芽蘖未堅則易摧悔吝未著則易返故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此所謂圖難於其易也千霄蔽日之材初生於槎枿耳不輕毫末故有合抱矣三休九成之臺初起於畚簣耳不輟累土故有九層矣九州四海之遠初起於門屏耳不已跬步故有千里矣此所謂爲大於其細也以上皆謹

始之事以下復言慎終之事言聖人貴無爲蓋以無爲則無敗無執則無失凡民不然不忘其有爲之心故雖幾成而常敗之物理有自然循其自然而無廢時行其無事而無怠心日慎一日謹終如始則無敗事聖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不欲衆人之所賤聖人之所貴也若夫難得之貨有不欲矣聖人非無學也學衆人之所不學衆人之所過聖人之所習也若夫奇袤之學有不學矣舉天下之物皆有自然聖人欲不欲學不學以佐成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所謂爲無爲者如此所以謹始慎終無敢怠荒者如此夫敬慎之事近於有爲無爲之言近於廢荒乃老子之言無爲如此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簡與敬本一事也舜稱無爲而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將以兢兢業佐無爲邪豈兢兢業之後有無爲邪已爲道者識此矣

右第六十四章此二章言敬慎不敗皆無爲之事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治金並平聲

古之善爲道者以恬養知以性開天不欲自見其賢爲光耀以炫世抱朴而已夫其自治尚爾而況其治人乎哉故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慄慄焉爲天下渾其心而使民淳淳惟恐民之好智而鑿其天性之樸也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也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與此而溺於小智以一察爲好循習之久奸僞日滋竊術以自便巧文以避誅而上之人始無如之何矣故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禽亂於上矣鈎餌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絡罝罾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而天下始大亂矣上以智御下下以智應上巧言孔壬奸臣賊子始則侵權怙執若螟螣之賊心而不知終則凶圖禍謀若梟獍之反賊而不制患皆始於尚智也不謂國之賊而何若夫破觚爲圓琢雕爲朴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與天下相忘於無事其民雖有鄙野之譏而與草木共萋萋鹿豕共豨豨天下享清靜寧一之福以此視彼孰得孰失故曰知此

兩者亦楷式也知楷式者非復流輩中人矣故曰
玄德焉

右第六十五章言爲國不貴智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
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
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
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處上聲樂音洛

江海之王百谷也百谷非聞江海之名慕其德而
來也然而貫金觸石潰山駕陵馳騁而爭赴無還
心者以江海之善下也由是觀之下之爲善大矣
百害不能傷多智不能取不爲而成不召而來默
然無聲而握萬物之機矣聖人無意乎爲民上爲
民先也而天生聖人民必歸之以爲王聖人不能
避也第爲之上必以言下之曰孤寡曰不穀而憂
勤憫勞之意溢於詔誥之間則天下旣聞其言而
信其心爲之先必以身後之不傷財不害民而謙
卑柔下無一毫尊貴之態則天下又被其德而安
其治是以處上處前而終不厭無異人術亦善下
之而已王文定曰老子亟稱於水爲谿爲谷攻堅
攻強不爭則喻之上善兼畜則取其下流一書之

中蓋屢致意焉

右第六十六章此章貴下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長舍上聲

與世人類謂之肖不類謂之不肖人謂老子之道大則大矣宜與世人不肖然老子曰吾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不可謂之大矣夫老子方和光同塵

願與一世同其波而天下猶謂之不肖甚矣人心之好怪也世俗貴勇敢尚廣大誇進銳而老子所寶曰慈柔曰儉約曰靜退世以勇決爲賢慈柔爲不及事而不知勇決易挫慈柔不可勝其終至於勇也世以廣大爲觀儉約爲陋而不知廣大易窮儉約易足其終至於廣也世以進銳爲能不敢先爲耻而不知進銳多辱不敢先者樂推於世其終爲器長也使我舍慈而從人之勇舍儉而從人之廣舍後而從人之先以斬肖於世吾死久矣烏可謂之道哉夫慈兵之入於敵境也不踐禾稼不穴

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屋廬人知有所庇矣誰不倒
戈以迎者其自爲守若子弟之捍父兄也又誰能
困之者不俟陳兵於原野而勝負之數已斷矣蓋
天道好生意常在救民也天方救民而吾之慈與
天合則必命之爲天吏以行其保衛之仁慈者天
命之所歸也戰必勝守必固宜矣不謂之寶而何

右第六十七章貴不肖重三寶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
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古之極

下去聲

呂知常曰不尚文而尚武其失爲暴不尚武而尚
文其過爲弱未若文武兼備剛柔相濟序賓擇士
禮法具脩故善爲士者體之以慈仁用之以德義
誅暴亂振困苦而不以威武陵孤弱故曰不武善
戰者雖有甲兵不得已而用之苟在應敵非樂殺
人也猶以悲哀泣之喪禮處之故曰不怒善勝敵
者在德不在爭不以利動因執而取天道不爭故
能善勝萬物水性柔弱故能馳騁堅強故曰不爭
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用
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學之而後臣師之而後用

用將帥之臣則比之爪牙跪而受鉞拜而推轂先盡其禮而後用其力也故曰爲之下聖人全此四善以德懷遠物竭其能人盡其用與天合德是古道之極致也

右第六十八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幾平聲

兵以先舉爲主後應爲客聖人之兵沉機密用雖有敵至坐觀其變而應之大抵有意於爭爭之未必勝無意於爭爭之未必負機謀進止其有待焉儼然如客而不敢爲主以先唱歛然退尺而不敢進寸以啓敵古兵家之言至言也是之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雖用而猶之無用雖怒而猶之無怒雖爭而猶之無爭雖動干戈而猶之無動干戈未嘗有殺人之心而無失吾寶者也仍就也夫德則無敵於天下不德則天下皆吾敵烏可輕哉好兵樂戰則吾心與物相刃相劇草芥元元生意先盡慈寶于是乎幾喪矣喪吾寶卽戰勝何獲焉故兩兵相加有哀憐勿喜之心者先勝蓋天

將救之以慈衛之哀者得天故也

右第六十九章此二章論兵貴不爭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易音異

聖人之言最易最簡易知易行而天下莫之知莫之行也何也言非吹也必有所以言事非跡也必有所以事言有宗事有君不知其君與宗者謂何有泛泛乎求之如捕風係影耳何能知言何怪乎其無知也莊子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人皆取先已獨取後人皆取實已獨取虛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古之博大真人哉此足以觀老子之宗矣建之以常無有卽篇首二語也太一者有無一也有無一故雖虛空而不毀虛實一也其用則以濡弱謙下爲賢也慈也儉也不敢爲天下先是也此足以觀老子之宗矣而世人莫

之知此道之所以爲天下貴哉夫至於道爲天下
貴而至人之心惘矣何也上皇之世人人游於道
之中而不知也歷世滋降以至於有情有僞而後
道之名始顯然道與非道猶角立而易辨也迺世
又下降而至於知之者希則道隱矣天下悉僞矣
沉濁矣聖人安得不惘聖人豈以知希爲已貴哉
聖人不過無懷葛天之一民耳而豈自雄其道以
爲貴聖人而謂已貴此與小兒何異何以爲老子

右第七十章此章貴宗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顏子之學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
若虛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以此觀之道非
知之所能盡也莊子曰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
常始終無故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未知以其至
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蓋名
言矣故老子曰旣知而自謂不知此真知道之無
極無際者也上也不知而自以爲知者妄見妄意
也病也知病之爲病而求愈之不病矣雖聖人亦
或有妄見之病而惟聖人爲能病之是以不病自

聖人以下鮮不以多聞多見爲博哉然老子所貴於不知者非愚無知也知子守母光而不耀之謂也然則老子之知非人之所謂知其所謂不知亦非人之所謂不知也

右第七十一章貴不知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見賢遍反去上聲

威可畏者大威則人禍天刑之慘者也狹小也厭棄也居所以安身者生所以養身者民心好變而樂難或忿爭健鬪以嗜殺或驕奢淫佚以縱情始莫不謂之無傷而禍卒長始莫不謂之無害而禍卒大至於亂人之國亡人之天下天網折地維缺如秦漢晉宋之際皆始於不畏一念耳故曰大威至矣又戒之曰人之居取其裁容足矣毋狹其見在之居而別求廣大以自侈也人之生取其裁給足矣毋狹其見在之生而別求豐盛以自益也如是則達生委命知足常足既不厭其所生自見無生之可厭滿目前無非適意樂生之物矣是以聖人知分命之不齊達道德之常足和光同塵未嘗

操上人之心而自見以求異於衆也內懷知希之
玉外持不爭之實深根寧極未嘗與出位之思而
自貴以求顯於衆也真樂無所待於外外物無所
動其中故去彼厭狹之私而取此不厭之道歟以
之治已則百福鼎來以之蒞世則萬世永賴矣

右第七十二章貴不厭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
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善謀天網恢恢
疎而不失

惡烏路反緝音闡

夫見義爲之之謂勇自勝之謂強至人之所謂勇
勇於慈勇於仁耳勇於敢則不慈不仁殺機旣動
安能庇其身勇於不敢則慈仁得天安得不活其
身此物理之大常也然天下事亦有出於常理之
外或以敢而反生者或以不敢而反死者世人疑
之遂謂天道無知而豈知天故未易測也人之所
以失歡於天而天之所以惡人者未可以一端舉
雖聖人猶難言之矣非難言難爲人一一言也列
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也
雖然天豈終難知哉不與物爭於一時而勝之以

久不諄諄與人言而應之如響不待禱求請召而
歆然來格縶然舒緩不迫而其經營謀度之處非
人思慮之所能及王法雖密猶有幸而逃誅者天
網疎濶恢恢大矣豈但漏於吞舟之魚然要於終
而必勝之吉凶禍福之報各稱其業毫釐無爽世
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則曰天道
無知耳天豈不可知哉

右第七十三章言不敢者常得天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
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音卓

奇音斲

任刑者欲以死懼民而已曾不知民心之不畏死
也以其所不畏懼之其事甚不德而其術亦疎矣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民孰
敢爲奇以取戮哉今執戮不已而爲惡者如故民
之不畏死明矣蓋萬物生於天而殺於天惟天司
生亦惟天司殺人與人等耳無殺人之權也人而
殺人是代司殺者殺代司殺者殺譬以拙工而代
大匠斲鮮不傷其手矣烏能不殺其身哉

右第七十四章貴不殺

高皇帝道德經註序曰朕自卽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一日覽道德經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爲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也於戲

高皇帝天縱大聖知言之奧宗社無疆之慶實本於此抑老子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治平聲

上食稅多則損不足以奉有餘故民饑上有爲以御下下亦有爲以應上文繁而姦不勝故難治生
生厚者或輕以其身試於爭弁或輕以其命試於服食去死轉近惟忘生者賢於貴生莊子曰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爲一

右第七十五章貴無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共拱通處上聲人物之生也天地冲和之氣在焉故柔弱柔脆可以屈伸其死也冲和去之而爲堅強爲枯槁矣是可見堅強者死類柔弱者生類是以兵強則天與人交惡之必不勝矣木強則爲柱爲棟而衆木加於其上矣凡天下之理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自築臺甃垣以至累基置物莫不皆然天之道也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爲王強木不得處上

右第七十六章貴柔弱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處上聲見賢遍反

弓人調適弓幹使之和平則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天道平等和之以陰陽均之以四時揚善遏惡虧盈益謙故憚獨孤賤者恃之有生而恣睢暴

戾者不得其死故曰天之道猶張弓也人之道則不然衰聚窮賤之財以媚尊顯者之心下則筮楚流血取之盡錙銖上則多藏而不盡用或用之如泥沙損不足以奉有餘與天道異矣誰能與天合道損有餘以奉不足惟有道哉故聖人常出其身以任天下之勞而亦不自恃其勞以要天下之我尊也勞而有功亦不自名以要天下之我德也予人多而不求其報利物弘而不責其償蓋天生賢才以供一世之用非欲使之自有餘而已聖人以其有餘奉天下承天意也見賢則私其賢於已傲然若以爲非所當爲而爲之有自功之心譬之私主人之錢以爲恩假虎之威以爲權可耻甚矣豈聖人之所爲哉薛君采曰古之人其才過人者則思以其才濟物而未嘗挾以自大也故役其賢智以養人後之賢智者則自計其有以躬享佚樂爲適然而役愚不肖以養已

右第七十七章貴損有餘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

下王正言若友

今夫水指之則勝蹈之則勝以至於藏垢納汙處衆人之所惡柔弱無加矣然而漂大堤潰大山發大石怒濤驚波所至無強土使高陵爲池深谷爲丘者皆是物也其細則鍛金礪玉皆以水資是攻堅强者莫勝乎水無以易之矣故人無以柔弱爲垢剛強爲榮無以柔弱爲不祥剛強爲福天地藏疾山川納汙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正言若友世人覩其迹不覩其真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盖已自倒置已自蒙蔽耳胡不於水觀之也

右第七十八章貴柔弱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王文定曰人曷爲有怨哉物我相形而責望不已怨之所生也大怨旣成然後從而解之此其中惡能無介盖人我之相執固未能遽忘耳是烏可謂善哉春秋輸平尋盟之事率如此契券也一札而中分之執左者以待合執右者以來合右常有求於左而左無求於右右者常動而左者常靜也聖人盡其在已而不校乎人其象如此則與世恢疎

恩怨兩忘而化於道矣斯乃可爲善也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中庸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皆與此合徹明也恩讐分明之謂也自人言之司契疑不若司徹之爲得也然天雖無私常與善人司契者不責於人而常爲天之所與矣聖人非教人取報於天也理如是耳薛君采曰徹謂徹法以公田與民而什一取之視執左契者異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亦通

右第七十九章貴無怨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復扶又反望平聲

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敝思以無爲拯之故願得小國而試焉什伯人之器言人之器甚少而猶不用無事也樂其生故重死安其居故不遠徙奔走之道絕故舟車無所乘爭奪之機息故甲兵無所陳民淳事簡故結繩可復雖疏惡隘陋而自以爲至是故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雖相

望雞犬雖相聞而民無營無謀至老且死不相往來與隔萬山阻重谿風馬牛不相及者無異也蓋機事盡忘於胸中情知不出於域外安恬愉靜淳朴簡質自飲食起居耕田鑿井養生送死之外無一事于願不豐于求甚給豈知世有所謂榮華聲色達官貴人之可羨欲哉而况於爭多競得攻取戰伐之勞乎自非至人御世真心大道以皇王之治治之烏能及此今衰世末俗雖不能盡以此治治之安可無此意也

右第八十章此章論至治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爲人之爲音位

呂知常曰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淡而能久美好之言甘而悅人其猶醴也酌而易絕故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於心者貴乎能行而不求辨守素朴也辨於口者貴其能言而滯於是非未必是也故曰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道者明於理而達於根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矣何必博乎博者通於物務於事文滅質博溺心求彼是而已矣

所謂多則惑也故曰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莊子曰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
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聖人演道德
以爲人人受其益而德愈彰如鑑之照而不疲分
浮贏以與貧貧受其賜而財愈有若井之汲而不
竭故曰聖人不積旣以與人已愈有旣以與人已
愈多天道好生而惡殺春夏生之育之秋冬成之
熟之成人之善而不成人之惡與人以利而不與
人以害故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法天以爲用
善利萬物而無形人已兩忘彼我無迹夫何爭哉
故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王文定曰自遠古迄於
三代之末其間若聖與賢甚衆也其所建設興衰
治亂之迹其所圖畫是非取舍之故甚夥也而老
子未嘗以一語及之疑於不博矣先虛無則後名
迹上無爲則下有爲厚忠信則薄禮文寶慈儉則
盜誇靡崇朴素則賊智慧生冲和則死強梁福止
足則禍貪欲好謙下則惡盈滿正言若反者不一
而足也疑於辨矣然聖人非不博無所事博也非
好辨不得已也學者知其不博乃博而辨實不辨
然後知其言爲信言矣篇末丁寧之意其在此也

夫

右第八十一章貴不爭

刻老子通跋

孔墨之相距遠矣而賈子比之曰仲尼墨翟之賢昌
黎尊孔氏黜百家其讀墨子云孔必用墨墨必用孔
胡墨之入人深邪其亦至智獨見有不詭遇於俗倖
於時者邪故其說至敝天壤竟不可廢少宰公解老
子經大旨不求異於孔氏而孔老之辨朗然超絕其
玄風微義能令讀者心夷而氣平陰助孔氏立教之
意甚深卽河上公以還註老氏者毋慮數百家可盡
棄不道矣世路滋降學者誦法孔子日失其類至操
律如牛毛而俗增薄道增喪若以老之厚拯孔之末

流天下其少瘳乎公意在劑劑海內而不欲以口論
故因解老氏微見其旨使人擇而趨焉斯玄同之化
哉昔曹相國汲長孺之爲治並以清淨安集臥而致
理而民俗歸樸自三代以還必稱之迄於今竟無有
及之者則無爲不競之效也貴易獲讀公是編有槩
於中愧無以師其萬一因請付剞劂以廣公雅意而
司理王道顯公門人也會有事四明任校讐焉
萬曆丁亥秋八月四明守溫陵蔡貴易謹跋

校刻老子通跋

道顯竊有味乎司馬子長所稱老氏蓋深遠云漆園
汪洋自恣務快已志不害卑卑韓諸公子慘礪眎李
耳清靜無爲爲關令著書五千餘言志念自下不欲
上人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用意何越絕也
些窳日日人情之谿谷百端莫可名狀其弗蝸蜒蠻
觸守雌而甘處黑者亦復何人吾先聖配享毒而終
古罕儷猶以猶龍稱之於厚躬薄責寔惓惓焉老氏
書詞至稱微渺蒙莊諸子徒祖禰之而終未有能知
其解者今四明沈夫子以風后力牧雅意結繩慨諸

缺缺欲盡醇醇其俗故舉平昔之所詮證者復假歸
省隙日抒發耿論拂天根稍地足大端謂老以厚道
佐孔即老氏亦當首肯者此解出河上公諸人瞠乎
後矣道顯敢竊取子長而自附於阿私云

萬曆丁亥秋八月台州府推官門人王道顯頓首謹
跋



